

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乙种)

文学界月刊

第一卷 第四号

(影印本)

上海文艺出版社

文學界

第一卷 第四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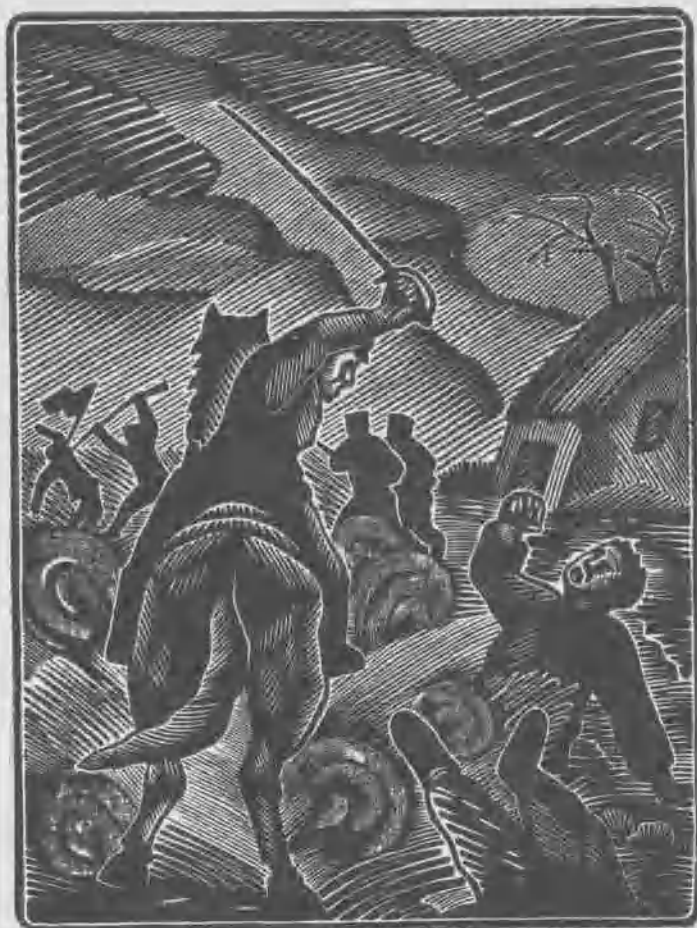


二十五年九月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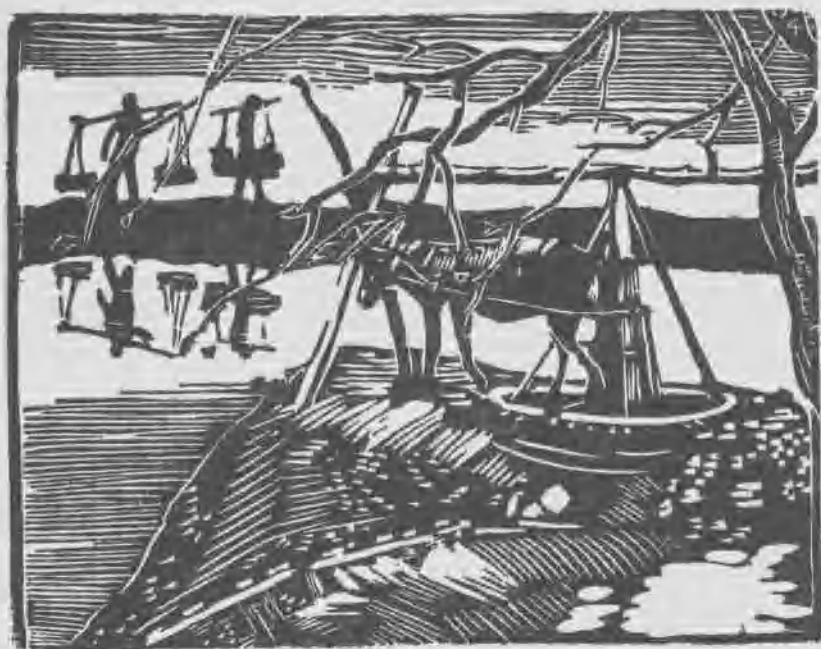
進 猛

作 民 在 張



鐵蹄下

新波作



作工的下軌

作 流 海



原 郊 之 秋

作 若 金

文學界



目錄

菟苗的檢閱……………	郭沫若 (一)
把我們的筆集中到民族解放的鬥爭吧！	俞 煌 (二三)
關於國防文學的論爭……………	丁 非 (二八)
國防文學的幾個創作實踐問題……………	凡 海 (七六)

1

4

原

书

缺

页

彌，冬天的叫着狩。這些蒐苗獮狩，也就不外是實戰的演習，便是模擬戰了。稍微有點不同的只是這兒的模擬戰是實際把禽獸當成敵人，現代的模擬戰是把自己人認成爲假想敵而已。

想到了這些古時的和現代的模擬戰的演習，使我對於目前在中國文壇上的一個相當劇烈的鬥爭，頓時樂觀了起來。

中國近年因爲受一個狂暴的帝國主義國家的不知滿足的得寸進尺的侵略，把全國人民弄得兢兢慄慄，看石便有遼金元時代或索虜時代再來的形勢。大家在這時候似乎都覺悟了，覺得非立地把閹牆的內戰停止，一致起來用全力來對外，中國是會要弄到亡國滅種的確的，尤其是滅種！中國的人口儘管多，民族儘管有過長遠的歷史，然而受不着敵人的慘無人道的摧殘的燒夷彈，彈氣炮，細菌炮，鴉片煙，海羅英，滅種的工具和辦法是日新月異地被發明着，被採用着。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中國人凡是稍微有點頭腦的——不必說是良心——都覺得非偕起聯合，連自己的身家性命，早遲都會是不能保有了。聯合戰線的呼聲，停止內戰的要求，救亡抗帝的運動，瀰漫了全國，並橫溢到了海外。因此在政治方面便早有國防政府的建議提倡了出來，希望對於全國人民一致聯合起來以作救亡抗帝的殊死戰的這種普遍的要求，作爲實行之而領導之的汽車頭，飛機頭，坦克車舵把。而在文化方面也有國防文學，國防詩歌，國防戲劇，國防藝術等的姊妹運動一時誕生了出來，與政治方面的建議相呼應着。

高調着救亡抗帝反漢奸的意識，以促進人民戰線的鞏固形成與國防政府之及早實現。這些運動頓時也就如澎湃的怒濤，瀰漫了全國，並橫溢到了海外。

然而不意在文學界的一隅却起了一種類似離析戰線的糾紛，便是在「國防文學」提出了之後，又由胡風個人以「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新口號作為「人民大眾向文學界的要求」而提出，並獲得了魯迅先生的支持（初起時表現在外面的情形是如此）。於是乎戰線便顯然生出了龜裂。大家爲這件事情都覺得有點棘手，因爲在同一陣營內爲着同一的目標，同一的意識，而提出了兩個不同的口號，作爲對壘的形勢，這無論從對內的紀律，對外的影響上說來，都覺得是有點不大妥當的。假使先提出的「國防文學」這個口號是錯誤，不能切合現實，失掉了大眾的同情，要提出一個更確切更能接近大眾的新口號來修正，而手續又是經過了適當的證議，那自然是沒有問題，然而所表現出來的事實却不是這樣，坦白地說，像「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口號之提出，在手續上說既有點不備，而在意識上也有些朦朧，提出者及贊成者是並沒有反對「國防文學」的，其所主張的理論與「國防文學」的理論其實也並無根本上的大差，那嗎爲什麼在「國防文學」已經大眾化了之後，一定要提出這個新的口號來呢？這個新的口號真真是巧妙也還沒有什麼，然而這「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十一字長的口號，根本就不「大眾化」，拿我自己來說，我爲要記憶這十一個字，我實在費了相當的努力（這或者也怕是我自己太低能的原故）。聽說這個口號

的提供，其主要的理由是在補救「國防文學」的國防兩個字的寬泛與不正確的意見的竄入之缺，易然而
在這些缺點上，這個新的口號却是後來者居上。這個新口號是採用的例舉主義，因為這兒有「民族」有「
革命」有「戰爭」有「大眾」有這重重的限制似乎「文學」便可以無可動移了。然而「民族」的解釋
有問題，「民族革命」的解釋有問題，「大眾」的解釋有問題，「戰爭的大眾
文學」尤其有問題，把寬泛而易被曲解的缺點，至少是增加了五倍。所以我始終覺得這個口號是不大妥當，
而且沒有必要。

由這個不大妥當而且沒有必要的口號的提出既惹出了糾紛，為安置這個口號上大家便好像很費了
一些苦心。譬如魯迅先生曾把這個口號作為「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一發展，「要把它作為總口號，而把國
防文學作為分口號」；在總與分之間求相安，這是一種排解法。近來茅盾先生又把「國防文學」作為一般的
口號而把這新口號作為左翼作家的口號，這依然是一分一總，不過和魯迅先生的分總恰恰相反。因為魯迅
先生是從時間上立說，茅盾先生是從人物上立說，然而茅盾說是由魯迅說那兒發展出來的；因為魯迅先生
明明說過「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一發展」。既然是無產革命文學的發展，那
當然該作左翼作家的口號，所以茅盾先生的見解，比起魯迅先生的來似乎是青出於藍，但是要請魯迅先生
和茅盾先生恕我直復，我覺得魯迅先生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一發展」

這個解釋是有點不正確的。歷史昭示我們，無產階級的革命，是最後階段的革命，只有各種性質的革命向那兒發展，沒有由那兒再向民族革命發展的道理。我們相信歷史的人，新應有的一切行動也就在促進各種性質的革命進展到最後階段的革命，政治上乃至文學上，隨時有新的口號提出者，其目的即在善於活用眼前的現實以增強主體的外圍而減少進展的阻礙。改變了的是透過雲彩後的光線，不是太陽。假如「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發展」，那嗎「民族革命」也就是無產革命的一發展，太陽豈不是「發展」到星雲狀態去了嗎？因此我要再請魯迅先生和茅盾先生恕我不客氣，我覺得魯迅先生的理論是不大妥當，因而茅盾先生由那兒出發着爲安置兩個口號的苦心，也似乎是空費了的。容我直復地說時，我實在不贊成「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這個口號，理論已如上述，是不僅只因爲它的提出之爲「標新立異」而已，既不妥當便只好撤消，這是再爽直也沒有的，然而解決的曙光卻一向不容易射出。

據一向的外表上看來，新的口號是由胡風提出，而由魯迅先生支持的。胡風我本相識，我覺得他似乎是很聰明而又有些霸氣的青年，而魯迅先生更一向是領導着我們的領袖。我們起初感覺着有點棘手，而且對於問題的解決上甚至有些人懷着悲觀的，便在這兒。因爲青年的意氣是不容易挫折而且是不好供他挫折的。大旗既已經打出，要叫人又再行捲起來，這實在是有點難能的事。在初我還只以爲魯迅先生是僅僅出於支持，而魯迅先生所以要支持大約也就是出於愛護青年的苦心。然而這樣卻又似乎使問題增加了困難。因

爲不大正確的旗號要叫其它的青年一律地來容認，那卻是愈見困難的事。因此，在我的眼前所擺出來的情勢就儼然是「文藝家的內戰」。（我自己在前說過這樣的話）有好些朋友也向着我吐露出悲觀的口吻說「家醜外揚」又有人在說「使仇方稱快」。自然，我們大家都覺得這一次的糾紛是真正的嚴烈的一內戰了。

然而，待我最近讀到了魯迅先生的一篇文章，我才一旦豁然。原來魯迅先生是在調遣着我們作模模戰，他似乎是有意來檢閱我們自己的軍實的。

魯迅先生這篇文章便是作家八月號所載的「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的那篇萬言書。讀了這篇文章的朋友，尤其年青的朋友，都很憤慨而且有許多人愈見的悲觀，說情形是愈見的嚴重了。其實我底意見卻恰恰是相反。我讀了那篇文章之後，我覺得問題是明朗化了，而且我深切地感覺着魯迅先生究竟不愧是我們的魯迅先生。我現在先把那文章中加了圈的幾句重要文字抄錄在下邊吧。

「中國目前的革命的政黨向全國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策，我是看是的，我是擁護的，我是無條件地加入這戰線，那理由就因爲我不但是一個作家，而且是一個中國人。」

「我贊成一切文學家任何派別的文學家在抗日的口號之下統一起來的主張。」

「我以爲文藝家在抗日問題上的聯合是無條件的，只要他不是漢奸，願意或贊成抗日，則不論叫

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鴛鴦蝴蝶都無妨。」

「我們的抗日人民統一戰線是比法國的人民陣線還要廣泛得多。

「作家在「抗日」的旗幟或者在「國防」的旗幟之下聯合起來……因為有些作者不寫「國防爲主題」的作品，仍可從各方面來參加抗日的聯合戰線。」

「『國防文學』不能包括一切文學，因為在「國防文學」與「漢奸文學」之外，確有既非前者又非後者的文學。」

「我以為在抗日戰線上，任何抗日力量都應當歡迎的，同時在文學上也應當容許各人提出新的意見來討論，「標新立異」也並不可怕。」

「如果牠（「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是爲了推動一向囿於普洛革命文學的左翼作家們跑到抗日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前線上去，牠是爲了補救「國防文學」這各詞本身的在文學思想的意義上的不明瞭性，以及糾正一些注進「國防文學」這名詞裏去的，不正確的意見，爲了這些理由而被提出，那麼牠是正當的，正確的。」

這些文句是由魯迅先生自己加過圈的，自然是重要的地方，故爾我也就抄了出來，就這些文句上看來，我對於魯迅先生是應當澈底欽佩的，因為他的態度很鮮明見解也很正確，他對於「國防文學」並沒有反

對，而對於所謂「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倒還是在有條件的擬議中。因為他說要「如果牠是」如何如何，然後才是「正當的」、「正確的」。這「如果」的假設如牠不是，那便是不正當、不正確的東西。以那樣見解正確、態度鮮明的魯迅先生，我相信他決不會一意孤行到底，以不正確、不正當的口號來強迫青年來奉行的。事實上那「如果」的假設下所列舉的項目，卻爲「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這個口號所未能具備，而且還相反。理論很簡單，我在上面是已經略略說過的，現在不妨再就魯迅先生的原語來作一般的商榷吧。

先生說「爲了推動一向囿於普洛革命文學的左翼作家們跑到抗日的民族革命戰爭前線去」才提出了「國防文學」以外的口號，我看這是多事的。「國防文學」之提出正是要叫作家們跑上抗日的聯合戰線，而提出這口號的都是左翼作家。他們很明白而正確的適應着目前的現實及政治的要求而擴大了向來的組織，他們並沒有所「圍」，因而也似乎用不着再拿新的口號來「推動」。若說「國防文學」「在文學思想的意義上」「不明瞭」而又有「不正確的意見」「注進」那嘴把「國防文學」嚴密地定義起來是可以「補救」「糾正」的，而這「補救」和「糾正」的工夫由許多戰友討論已做了不少，在我是覺得已到完備的地步的，用不着要另起爐灶。假使另起的爐灶是電氣爐，舊有的爐灶是煤炭爐子，那我們自當舉起兩手歡迎，然而事實上却只是幾個有塊所擠逗起來的燒柴草的行灶。「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這在文學思想的意義上不是更加不明瞭，更加容易注進不正確的意見麼？我們目前的革命豈只是單純的

民族革命？而這革命的表現豈只是戰爭？大衆在革命期中所要求的文學豈只是戰爭文學？把這些問題過細考慮起來，總覺得這個口號是不妥當、不正確的一個。這個口號既是不妥當、不正確，那它的被提出的意義便完全失掉，在這兒用不着苦心孤詣的或總或分，或分或總的地去求其妥放的位置。照我的意見再來說一遍，這個口號最好是撤回，而且在撤回這個口號上的障礙，由魯迅先生的萬言書之出是已經消滅了的。我們在初只以爲那個口號是由胡風提出，而由魯迅先生支持，故爾感覺着被撤回的困難，糾紛一定要嚴重到底；因爲胡風是有爲的青年，他的氣銳是不好挫折的，而不贊成那個口號的青年們的氣銳也是不好挫折的。然而好了，這層擔心已被證明是杞憂了。因爲那個口號本是由魯迅先生作主而提出的，先生說：

「這口號不是胡風提的，胡風做過一篇文章是事實，但那是我請他做的，他的文章解釋得不清楚也是事實。這口號也不是我一個人的『標新立異』，是幾個人大家經過一番商議的，茅盾先生就是參加商議的一個。」

這個事實的告白便是解決糾紛的曙光，我們怕胡風負氣，真真是多餘了的事。而且我們魯迅先生和茅盾先生也並不是要爭一個口號的人。魯迅先生有句話說得最好：「問題不在爭口號，而在實做。」又說：「我和茅盾郭沫若兩位，或相識，或未會一面，或未衝突，或曾用筆墨相識，但大戰門却都爲着同一的目標，決不日夜記着個人的恩怨。」像這樣明達事理時常爲大局着想的我們的魯迅茅盾兩先生豈肯在大家得到了明

白的解決之後，一定要爲爭執一個口號使糾紛糾紛到底嗎？我想這絕不會的。

的確我自己很抱歉，我和茅盾先生雖然相識，和我們魯迅先生竟緣慳一面。而且尤使我抱歉的是我們「未嘗一面」而時每一用筆墨相識，我們的這種態度的確生了不少的惡影響，我臨着「大戰門」當前有時都難免要感覺着「爲着同一的目標」而「不日夜記着個人的恩怨」的困難。這困難在我是切實也感覺着的，雖然時常都在努力着想克服它。我自己究竟要比魯迅先生年青些，加以素不相識而又相隔很遠，對於先生便每每妄生揣測。就如這次的糾紛吧，我在未讀到那篇萬言書之前，實在沒有摩觸到先生的真意。讀了之後我才明白先生實在是一位寬怀大量的人，是「決不日夜記着個人的恩怨」的。因此我便感覺着問題解決的曙光，我才覺悟到我們這次的論爭不外是檢閱軍實的菟苗式的模擬戰。究竟文壇的「赫格摩尼」是在我們的手裏，我們一作起理論鬥爭來，便集中了天下的視聽，使「諸候軍皆作壁上觀」。我看「家醜外揚」、「仇方稱快」的憂慮也是不必要的。如有可揚的「家醜」則當風揚之，吹滌淨乾倒是快意的事。至於「稱快」的那種味良的「仇方」，在國內或者還像沒有；我的感覺反是向來和我們不同路的人到是爲我們所動而有願意來和我們同路的意思了。

解決的方法究竟是怎樣呢？

魯迅先生的文中已經很明白，他是一再說着「無條件地」贊成國防運動的人，他自己所提出的口號